

毛

詩

紬

義

# 序

詩正義成於衆手疏略時形其後屢經校刊淆訛彌甚有傳箋本同而正義強分之者有傳箋本異而正義強合之者有誤釋傳箋義者有漏釋傳箋義者有傳箋義載釋文而正義誤脫者有以箋作傳正義初不誤而後人羣入并割裂正義以屬之者有集注定本正義或從或不從而後人概從集注定本者若斯之類每欲條而錄之牽于世故卒卒未遑歲癸未以芸臺尙書薦主講東官陳子墓臣執詩疏請業乃琴川毛氏汲古閣本也因就愚管所及紬出辨正勒成此編經典序錄載毛詩

傳授一由子夏高行子薛倉子帛妙子而至大毛公一  
由子夏曾申李克孟仲子根牟子孫卿子而至大毛公  
然予觀傳木瓜永以爲好引孔子無衣王于興師七月  
取彼狐狸抑靡哲不愚並用論語淇澳如切如磋如琢  
如磨抑淑慎爾止並用大學旱麓薦飛戾天魚躍于淵  
用中庸而七月遵彼微行小弁何辜于天我罪伊何我  
躬不閱遑恤我後北山我從事獨賢文王不顯亦世侯  
于周服綿未有家室板無然泄泄用孟子爲說者八其  
淵源所漸又不僅如陸氏所稱何哉夫大毛公魯人也  
而與孟子孫卿子同時篇義雖受於蘭陵詁訓實傳於

鄒嶧去聖未遠目染耳濡固宜其書之博而篤也昔許君作說文解字詁字引毛傳而不引爾正鄭君注三禮恒引爾正以說之及箋詩見毛傳乃無隻字引爾正者蓋知其別有師承晚學咫聞不能悉通其義憤排之積時貢疑焉至紫陽說詩大旨本於思無邪使人各得其性情之正此自是道學中人議論必尊漢學以難宋儒所不敢倣第明傳箋之本義還孔氏之舊文藏之家塾聊爲子弟釋其癥結焉爾

道光丁亥又五月大暑前三日嘉應李黼平書於東莞寶安講院之雙桐軒

毛詩紉義目錄

卷一 國風

周南 召南

卷二

邶

卷三

鄘

卷四

衛 王

卷五

鄭

卷六

齊

卷七

魏

唐

卷八

秦

陳

卷九

檜

曹

幽

卷十 小正

鹿鳴之什

卷十一

南有嘉魚之什

卷十二

鴻雁之什

卷十三

節南山之什

卷十四

谷風之什

卷十五

甫田之什

卷十六

魚藻之什

卷十七

大正

文王之什上

卷十八

文王之什下

卷十九

生民之什

卷二十



蕩之什上

卷二十一

蕩之什下

卷二十二

周頌

清廟之什

卷二十三

臣工之什

閔予小子之什

卷二十四

魯頌

商頌

駉之什

那之什



毛詩細義卷一

嘉應李黼平繡子著

毛詩詁訓傳正義有二說一云毛以爾正之作多爲釋詩而篇有釋詁釋訓故依爾正訓而爲詩立傳一云定本作故以詩云古訓是式毛傳云古故也則故訓者故昔典訓依故昔典訓而爲傳義或當然按毛傳不見于爾正者多矣不得謂全依爾正說文云詁訓故言也詩曰詁訓全詩無詁訓之句惟爾正有釋詁釋訓許不稱爾正而稱詩曰卽指詩傳猶異字引詩曰不醉而怒謂之異也許釋詁訓爲故言與毛分章

爲故言亦合然則詁訓是故昔典訓正義後說近是

國風周南

關雎

序關雎后妃之德也下箋云關雎舊解至無所疑亂故也用之邦國焉下箋云風之始至並是此義以上兩處箋云皆陸氏釋文註語汲古閣正義本誤作箋也聲成文謂之音下始有箋觀正義于前兩處不釋箋可知校刻註疏者當正之

窈窕淑女正義以毛同于鄭淑女爲宮人特以次章后妃已供荇菜不得復言求之耳按毛傳云后妃有關

睢之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是泛論后妃  
淑女方指太姒言后妃必有關睢之德乃能共荇菜  
此淑女所以當寤寐求之也若云宮人則已窈窕然  
處深宮矣尙何求之不得乎匡衡云后夫人之行不  
侔乎天地云云亦是泛論后夫人與毛正同

君子好逑箋怨耦曰仇依鄭破字之例當云逑當作仇  
箋不言者知鄭本作仇傳云逑匹也兔豈好仇無傳  
知毛此章亦作仇故下不復發傳也釋文云本亦作  
仇說文逑字註引怨匹曰逑是仇逑本通

葛覃

是刈是穫傳穫煮之也正義曰釋訓云是刈是穫穫煮之也舍人曰是刈刈取之是穫煮治之孫炎曰煮葛以爲絺綌以煮之于穫故曰穫煮非訓穫爲煮爾正邢疏引郭云煮之于鑊如孫郭言則穫是器名按刈已訓取無緣穫獨爲器釋文引韓詩云穫淪也說文穫云雨流雷下則穫爲浸漬淋漓之兒與淪字意同毛意蓋謂浸漬而煮故云穫煮之與鵲巢維鳩方之傳方有之也一例玉篇云穫煮也已不从孫郭義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傳曷何也私服宜澣公服宜否寧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釋文害澣戶葛反下同

曷何也如釋文及註疏本則經文害字當是曷字乃  
得以何訓曷然釋文未言本亦作曷也如謂曷何二  
字俱訓害則傳文爲不辭且何以不舉經害字訓之  
也反覆推求傳箋俱不得有曷何也三字傳果有之  
正義釋傳應云害曷何也爾正無文而正義不釋知  
傳本無之矣鄭于何彼穠矣箋始訓曷爲何而泉水  
不瑕有害始訓害爲何二子乘舟則不徑訓爲何而  
曰我思念此二子之事于行無過差有何不可而不  
去也此箋云我之衣服今者何所當見澣乎何所當  
否乎亦不徑訓爲何與二子乘舟箋正同知箋亦不

得有此三字矣二子乘舟釋文云害毛如字鄭音曷何也此章釋文云害戶葛反曷何也曷上當有音字陸望箋文爲解故云音曷何也然則此三字乃釋文之註校書者誤羣入傳殊非毛意釋文于二子乘舟分別毛鄭此章不言毛如字陸以毛同鄭解正義曰傳言私服宜澣公服宜否則經之害澣害否乃是問詞下無總結殆非文勢也豈詩人設問待毛傳答以足之哉孔亦以鄭義述毛故有經問傳答之譏愚謂傳以宜釋害初無曷何之義集韻云害與曷盍並通爾正云盍合也合義與傳宜字義近經直言我之服



有合宜澣者有合宜否者傳以私服宜澣公服宜否  
明之蓋以二宜字釋二害字而非有經問傳答如正  
義所譏云云也曷何也三字當衍

卷耳

不盈頃筐傳頃筐畚屬釋文何休云艸器說文同正義  
云畚說文云艸器所以盛種今本說文留部畚云斷  
屬蒲器也所以盛種陸孔在唐初所引說文皆云艸  
器今本必陽冰改之也

我馬虺隤箋云我我使臣也我姑酌彼金罍箋云我我  
君也正義用箋述毛以傳我字無訓也按嗟我懷人

傳云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我是后妃自言矣  
其餘不當有異傳言欲陟彼崔嵬山巔之上則我馬  
虺隤而不能升知賢臣行役勤苦亦如此矣我且欲  
于其還君子酌金罍之酒饗燕以勞之我維以此之  
故乃不長憂思耳如此亦順虺隤釋文云虺呼回反  
徐呼懷反說文作瘠隤徒回反徐徒瓌反虺隤病也  
爾正同說文作頽按今本說文疒部無瘠字玉篇廣  
韻俱作虺隤而又皆別有瘠字註云馬病說文允部  
亦無虺隤二字如釋文則唐初說文本有瘠字下引  
此詩云我馬瘠瘠陸乃得據而爲說也頽當作瘠

我僕痡矣傳痡亦病也釋文云本又作鋪按痡與鋪通爾正釋詁痡病也釋文云詩作鋪卽謂此詩江漢淮夷來鋪傳鋪病也正義謂釋詁文但彼鋪作痡音義同雨無正淪胥以鋪後漢書註引韓詩作薰胥以痡釋文引王肅云鋪病也義亦作痡

樛木

樂只君子福履綏之箋云妃妾以禮義相與和又能以禮樂樂其君子使爲福祿所安正義曰南山有臺箋云只之言是則此只亦爲是此箋云樂其君子猶言樂是君子矣按鄭于南山有臺始訓爲是彼詩主君

子故云樂是君子此詩主后如故云樂其君子孔謂此只亦訓是非箋意也以禮樂樂其君子正義未有發明按凡言樂洛皆有樂岳意孟子曰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關雎鐘鼓樂之傳云德盛者宜有鐘鼓之樂釋文云樂之音洛又音樂然則箋義非無本矣

螽斯

序云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按陸璣艸木疏爾正舍人郭璞註均不言螽斯之性箋云凡物有陰

陽情欲者無不妬忌維蚣蝮不耳鄭望序爲說非有所本也毛傳詵詵衆多也振振仁厚也薨薨衆多也繩繩戒慎也揖揖會聚也蟄蟄和集也初未言螽斯不妬忌孔以爲同于序箋殆不然

釋文蚣栗容反許慎息弓反蝮栗居反許慎呂忱並先呂反按息弓反東韻字也先呂反語韻字也此說文舊音之可見者今說文徐音螽息恭切則在鍾韻蝮相居切則在魚韻不知何以易之

### 桃夭

宜其室家傳云宜以有室家無踰時者傳指春時卽序

婚姻以時也箋云宜者謂男女年時俱當補出年字  
卽序男女以正也傳箋俱指春時正義泥東門之楊  
傳有不逮秋冬之語述毛此傳亦以爲秋冬而嫁詩  
人見桃華起興何因遠指秋冬殊非毛意毛上二章  
宜字指不踰時三章宜其家人傳曰一家之人盡以  
爲宜則指盛德所感言與大學傳引詩合毛學原于  
孟仲子仲子師子思而子思師曾子淵源遠矣箋易  
傳云家人猶室家也正義右之曰易傳者以其與上  
相類同有宜其之文明據宜其爲夫婦據其年盛得  
時之美不宜橫爲一家之人如箋疏則止據年時詩

意索然必如毛傳一家盡宜乃足見后妃之所致也  
兔置

序云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  
也正義曰以關雎求賢之事故言關雎之化行按關  
雎序哀窈窕思賢才正義述毛鄭以爲求淑女此疏  
又言求賢者卷耳言后妃志在官人則關雎求賢亦  
是寔事特假淑女以見意耳離騷哀高邱之無女求  
伏妃之所在屈原思得賢人共事楚王託之求女其  
意寔本關雎蓋自六國時詩義已然矣毛鄭以賢才  
不分男女故以后妃淑女寔之詩無達詁惟學者之

有以自得不可膠柱也釋文豈子斜反說文子余反  
今說文徐音子斜切與釋文同按說文豈兔罟也从  
网且聲則子余切爲得

序言賢才衆多箋云豈兔之人鄙賤之事猶能恭敬  
則是賢才衆多毛意或不然次章中逵傳云逵九達  
之道也三章中林傳云中林林中毛意謂四方賢才  
奔走偕來或仕于朝或處于野也不然九達之道安  
得有兔而煩肅肅者布豈于此乎正義述毛同鄭非  
也

朱肯



釋文云山海經及周書王會皆云芣苢木也實似李食之宜子出于西戎衛氏傳及許慎並同按說文苢云芣苢一名馬舄其實如李令人宜子从艸以聲周書所說在草部未嘗以爲木也釋文誤

### 漢廣

漢之廣矣詩兼江漢而以漢廣名篇江卽漢也南有樛木傳云南南土也箋云南土謂荆揚之域正義云此南與下南有喬木同彼喬木與厥木惟喬亦同據荆揚如箋疏則此詩之南兼有荆揚而詩得專以漢名篇者非謂襄陽之漢乃入江後之漢也禹貢道濊至

爲北江入海水經沔水亦直敘至毘陵入海皆以大  
江歸之漢水詩首言漢有游女次江漢並言寔是一水  
也故不可泳不可方得連言之若非一水豈漢偏不  
可泳而可方江偏不可方而可泳乎故知爲入江後  
之漢若在襄陽則惟荆有漢而經之南字不得兼荆  
揚矣太白客金陵詩花開漢水春謂江爲漢也

言秣其馬釋文云說文云食馬穀也今說文作餼釋文  
不言說文字異經字亦當作餼傳云秣養也鴛鴦傳  
秣粟也非訓秣爲粟謂秣養之以粟也箋云我願秣  
其馬致禮餼正義云餼謂牲也昏禮不見用牲鄭以

時事言之或亦宜有也按說文氣云饋客芻米也从米气聲春秋傳曰齊人來氣諸侯或作槩或作餽如說文則餽乃氣之或體箋意亦言願致芻米以養馬耳正義謂用牲恐不然

汝墳

王室如燬傳燬火也釋文云字書作焮說文同按說文火部焮云火也从火尾聲詩曰王室如焮別有燬字云火也从火毀聲春秋傳曰衛侯燬則焮燬字別玉篇以焮燬爲一字爾正釋言云燬火也與毛傳同郭註引此詩曰燬齊人語李巡曰燬一名火孫炎曰方

言有輕重故謂火爲燬方言云慄呼愧切火也楚轉語也猶齊言焮音毀火也說文雖焮燬字別俱訓火徐俱音許偉切音義皆同火云燬也與焮燬互訓然則火焮燬一字毛傳燬火也非以火訓燬蓋謂燬卽火字也此與調朝也甲狎也茁出也之例同皆非字訓玉篇以焮爲烈火廣韻以燬爲火盛均誤

父母孔邇箋云辟此勤勞之處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念之以免于害不能爲疏遠者計也正義述經同毛于鄭按傳但云孔甚邇近初無或時得罪當免于害之意小雅四牡傳云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

傷悲者情思也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  
以此言之此詩毛意蓋謂雖則王室自當勤勞而父  
母甚近亦當念也上章不我遐棄嫌君子爲已而返  
故此章言當念父母是爲能勉以正也

### 麟趾

序云麟之趾闕雉之應也闕雉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  
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箋因此序  
遂謂時寔不致麟但致公子信厚正義述經傳箋不  
別按傳云興也趾足也麟信而應禮以足至者也毛  
以詩人見物乃起興時寔致麟故云興云信而應禮

云以足至不得與鄭同也

召南

鵲巢

序云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系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鳩鳩乃可以配焉正義曰文王之迎太姒未爲諸侯而言國君者召南諸侯之風故以夫人國君言之又述傳云此夫人斥太姒也如正義說則太姒之來當時國人共作詩以紀之編詩時分屬周召二國之子于歸已爲太姒則關雎淑女是后妃不得爲宮人矣

箋鵲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釋文云架音嫁俗本或作加功正義述箋正依俗本如正義則先作巢方可云冬至加功按說文鳥知太歲所在冬至前太歲尙屬舊歲必不作巢以冬至架之爲當正義于此畧不覺異何也

百兩御之傳云諸侯之子嫁于諸侯送御皆百乘釋文云御五嫁反本亦作訝又作迓同又云送御五嫁反一本作迎正義述毛亦作送迎如釋文則傳經本作訝說文訝云相迎也从言牙聲周禮曰諸侯有卿訝發或作迓訝本訓迎故傳云送迎以明之大雅思齊

以御于家邦傳曰御迎也此經若作御毛必先訓迎矣鄭經本作御故箋云御迎也又云家人送之良人迎之正義述箋作迓之正義誤也

采繫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傳云被首飾也僮僮竦敬也夙早也箋以被卽少牢之被裼又卽周禮之次而被裼當讀爲髮髻故此箋云主婦髮髻又以在公爲前夕視濯漑館爨之事正義云夫人非正祭不服狄衣狄衣首服副非被所當配孔以箋意服被視濯漑館爨耳非服以祭下箋云祭事畢夫人釋祭服而去髮髻其



威儀祁祁然而安舒無罷倦之失正義云釋祭服又首服被鬚之飾此飾字今正義誤作釋正如鄭孔則此祭服狄衣而配副祭畢釋狄衣而又服被何經文始終言被不一及副邪毛則依經爲傳在事去事俱服被未嘗有服副之文正義述經不別非也

正義云定本云祭事畢夫人釋祭服而髮鬚無去字按从定本爲是箋意釋祭服更服髮鬚故云釋祭服而髮鬚若有去字則以而去屬上句髮鬚其威儀箋文爲不詞矣

憂心忡忡傳云忡忡猶衝衝也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箋直作衝衝按衝當作衝說文衝通道也博雅云衝衝行也與毛傳歸宗之義合

采蘋

誰其尸之有齋季女傳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于宗室牲用魚芼之以蘋藻箋云主設羹者季女則非禮也女將行父禮之而俟迎者蓋毋薦之無祭事也正義謂毛意以教成之祭與禮女爲一按昏禮父禮女而俟迎者云俟迎則嫁日之事毛云古之將嫁女者又云必先禮之非嫁日事也昏義云教成之祭牲用

魚芼用蘋藻昏義七十子後人所作毛亦七十子後人同記禮文彼云敎成之祭此云禮之于宗室一耳祭以行禮故云禮之毛未嘗有禮女之意箋疏俱誤會毛意

### 甘棠

序云美召伯也正義曰食采文王時爲伯武王時引樂記武王伐紂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以証之又引鄭志張逸問行露箋云當文王與紂之時謂此甘棠之詩亦文王時事鄭答曰甘棠之詩召伯自明誰云文王與紂之時乎謂鄭以此篇所陳巡民決訟皆

是武王伐紂之後爲伯時事然行露序亦曰召伯聽訟箋獨謂當文王與紂之時文王時召公何得爲伯正義于此畧不發明嘗細思之鄭志言甘棠之詩召伯自明者以詩有召伯二字故箋亦云召伯聽男女之訟行露詩無召伯序雖言召伯聽訟而箋內不及之然則行露序本無召伯二字故箋謂文王與紂之時不然張逸于甘棠疑召公在文時不得爲伯何於行露獨無疑耶行露序召伯二字當衍不則當爲召公聽訟也

行露

室家不足傳云昏禮紃帛不過五兩釋文云紃帛側基反依字絲旁才後人遂以才爲屯因作純字正義曰此媒氏文也又曰媒氏註云純寔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又云紃帛亦緇也傳取媒氏文故合其字定本作紃字正義凡云定本作某字者皆與作疏時本異也如釋文正義則傳引媒氏文當作純後之校書者依釋文正義改之也釋文內紃帛正義內紃帛亦緇二紃字皆當作純

羔羊

素絲五紃如正義說純緇總皆爲裘纒如此則一章可

了何必三章按首章傳云紕數也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釋文經本作它云本亦作佗或作紕說文它云虫也从虫而長象冤曲垂尾形毛經文作它傳云它數者言素絲之飾其曲垂之數五也此從表而視之也次章傳云緘縫也緘說文作黻玉篇作韞爾正作緘註云羔裘之縫孫炎云緘縫之界域與傳義同此明素絲所在之處從裏而視之也三章傳云縫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制總數也鄘風干旄素絲紕之傳曰總紕于此成文干彼素絲組之傳曰總以素絲而成組也此總卽彼傳之總言素絲組之總數五也

傳意或然

委蛇委蛇傳云行可從迹也箋云委蛇委曲自得之兒  
君子偕老委委佗佗傳曰委委行可委曲從迹也委  
曲釋委委也鄭用彼傳以釋委蛇者釋文云讀此兩  
句當作委蛇委蛇沈讀作委委蛇蛇據此則鄭亦讀  
作委委故用毛彼傳也

殷其雷

序下箋云召南大夫召伯之屬正義云時未爲伯箋因  
行露之序从後言之耳如正義說行露序召伯聽訟  
亦爲從後稱之然行露序鄭所不信故鄭志云甘棠

三言  
卷一  
之詩召伯自明言行露詩無召伯序亦不當稱召伯也又張逸所未疑問如其從後稱之鄭志亦應有答其爲衍文無疑惟此箋召伯從後言之正義說自當序殷其蠶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从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閑其勤勞勸以義也此與汝墳序婦人能閑其君子勉之以正同惟汝墳經有王室此言從政爲異皆文王三分服事時詩也傳蠶出地奮震驚百里喻文之威山出雲雨以潤天下喻文之德言文之威懷如何此君子乃去此而從政于紂而不敢或遑乎其勤勞誠爲信厚之君子豈嘗念歸哉豈嘗念



歸哉傳意或當如此箋易傳曰雷以喻號令于南山之陽又喻其在外也則以首二句爲奉使又曰召南大夫以王命施號令于四方下箋又云轉行遠从事于王所命之方其意以此詩爲受命稱王之後大夫奉王命施號令于四方與序从政相違正義述之與序傳不別恐未然也

標有梅

迨其今兮傳云今急辭也迨其謂之傳云不待備禮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人民也毛以此詩是二十之女故云然若

少壯之女則秋冬以至一春皆可行桃夭傳曰夭夭其少壯也喻女之少壯桃以仲春華之子于是時行得爲及時此詩梅熟春更向晚禮備亦可行若二十之女則不待禮備故知毛意一春皆可行也其云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謂周禮本有仲春令會男女之禮今女已二十雖迨而謂之不爲踰禮耳非必待仲春而行之也正義謂毛意必待仲春則時方首春梅子未有以首春熟者何不思乎又緣此傳斷毛以秋冬至首春爲婚之正時誤矣

說文枏梅也梅枏也可食許于桃李梨柰之類俱直

訓果此梅如爲和羹寔籩之梅則人人皆知何須更云可食其爲別種無疑爾正釋木梅栴郭註曰似杏實酢邢疏引詩秦風條梅証之又引艸木疏云梅樹皮葉似豫樟葉大如牛耳一頭尖赤心華赤黃子青不可食然則郭註正指栴梅玉篇栴字註云葉似桑子似杏而酸引爾正梅栴卽依郭註爲說知栴亦似杏也郭非謂不可食但酢耳與說文合惟陸疏爲異要皆非此詩之梅秦陳二風之梅毛傳皆訓栴此詩不訓栴惟云盛極則墮落者梅也其爲今之梅子可知箋明言春夏意與毛同陸疏于此梅云杏類依傳

箋也此詩之梅果爲今梅子則實之隋落在春末夏  
初知毛傳迫其謂之非欲待仲春禮會矣說文梅柟  
已爲別種又有某字註云酸果也从木从甘闕此當  
是今之楊梅柟云梅也爾正作英梅乃此詩之梅

小星

寔命不同傳云寔是也命不得同于列位也箋云是其  
禮命之數不同也正義不釋寔之爲是按禮記寔是能  
容之書秦誓作是能容之春秋公羊桓五年傳云寔  
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寔是本訓是與實字別韓奕箋  
云實墉實壑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寔實同聲如鄭言

實不可以混寔特趙魏間聲同而誤耳然此詩韓詩作實云有也與序知其命有貴賤合然則寔與實同集傳从韓詩

維參與昴傳云參伐也昴畱也正義云伐亦爲大星與參互見皆得相統引周禮熊旂六旒以象伐以明伐得統參引孔演圖參以斬伐公羊傳伐爲大辰以明皆互舉相見又云昴畱爲一參伐明亦爲一按傳以伐訓參以畱訓昴耳史記天官書云參下有三星兌曰罰爲斬艾事張守節正義曰罰亦作伐律書云北至于罰罰者言萬物氣奪可伐也春秋孔演圖曰參

以斬伐據此則毛以伐爲斬伐不以伐爲星也至昴  
釋文音卯徐仙民音茅而史漢作畱史記律書云北  
至于畱畱者言陽氣之稽畱也故曰畱漢書律歷志  
云畱孰于酉集韻引此詩作昴是昴畱本一字然以  
參之訓伐例之毛意亦當作稽畱未必以二字爲一  
也

江有汜

江有汜傳云興也決復入爲汜箋云興者喻江水大汜  
水小然得並流似嫡媵宜俱行正義謂毛不以興夫  
人初過而後悔其興與鄭同按毛上云決而復入下

其後也悔傳云嫡能自悔也正以水之復入喻初過後悔傳意躍然下二章傳云水枝成渚沱江之別凡渚上流岐分至下而合沱自江別流行百十里亦仍入江取喻皆同于汜傳不言者渚沱人易曉且首章傳已足以明之故也

野有死麕

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傳云懷思也春不待秋也誘道也按詩言野麕包茅雖薄亦可爲禮有女思及春而行爲吉士者必先以此道之也道之卽指茅包麕肉傳意不過如此正義述經以貞女欲男以茅裹麕肉爲

禮而來一層既欲其禮又欲其及時一層又欲令此吉士先使媒人道成之不欲無媒妁而行一層此乃箋意耳箋云有貞女思仲春以禮與男會吉士使媒人道成之疾時無禮而言然正義與毛混而同之誤矣又箋言仲春而經與傳但言春正義述傳謂此思春思開春欲其以禮來若仲春則不待禮會而行之無爲思麇肉矣非經意亦非毛意說詳標有梅篇誘字說文作羶誘乃或體

林有樸櫨傳云樸櫨小木也箋云樸櫨之中及野有死鹿爾正釋木櫨樸心郭註曰櫨櫨別名孫炎曰樸櫨



一名心邢疏云召南林有樸楸此作楸樸文雖別其實一也詩釋文正義陸孔俱不言文別則唐初爾正本作樸楸心也此詩正義以樸楸爲木名傳言小木者以林有此木故言小木按傳言小木箋言樸楸之中亦謂叢襍小木耳正義釋箋謂不言林而言樸楸之中則林與樸楸爲一以樸楸木名若一木不得有死鹿若木衆卽是林矣明是謂林中有樸楸之處其說甚辨然旣以樸楸爲木名則于一木之疑仍未有以解之也愚謂釋木云樸枹者郭註云樸屬叢生者爲枹詩所謂械樸枹櫟釋文引舍人註曰樸者相追

附也然則此詩櫨是小木樸乃叢生追附之狀故箋得言樸櫨之中也

白茅純束箋純讀如屯正義曰純讀爲屯者以純非束之義故讀爲屯取肉而裹束之故傳云純束猶包之也按漢儒讀若讀如之例有取其音同者有取其音義俱同者戰國策錦繡千純高誘註曰純音屯束也純又與屯通春秋左氏傳執孫蒯于純畱釋文云地理志作屯畱是也純屯音義同故鄭云讀如屯正義作讀爲屯則改其字矣音義同者不煩改字

何彼穠矣

王姬之車箋云曷何之往也何不敬和乎王姬往乘車也鄭以車不可言肅雍肅雍自繫王姬故訓之爲往傳意則不必然矣知者桃夭次章云非但有華色又有婦德則以桃華喻色桃實喻德甚明此詩唐棣之華不云喻色傳意蓋以華興車言車而王姬自見兩之字皆作語助正義用箋述經殆誤以毛同于鄭也華如桃李箋云華如桃李者興王姬與齊侯之子顏色俱盛箋意以一桃一李喻王姬與齊侯之子耳正義云直言華如桃李則唐棣之華如桃李之華也又謂箋以華比華然後爲興按唐棣桃李其華各別安得

謂如桃李且桃李有華自足以興何須更假棣華此章之華乃屬人說是華采之華卽桃夭傳所謂華色言何乎彼戎戎然華色之盛如桃如李也乃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耳如此說自明快正義迂曲非箋意也

騶虞

壹發五豝箋君射一發而翼五豝者戰禽獸之命必戰之者仁心之至正義云五豝止一發中則殺一而已箋義如此傳云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此據未發時言未發五豝已發卽不得復言五豝如經之言則一發而五豝猶存蓋雖發而不必中是乃仁如騶虞

矣傳意或然說文云豨牝豕也从豕巴聲一曰一歲能相把孳也縱生六月豚从豕從聲一曰一歲縱尙叢聚也如說文則豨與縱皆豕之幼者序言庶類蕃殖蓬蒿之間自應大小俱備而虞人所翼偶得豨縱仁君見之聊一發焉而不忍于必殺亦情事之所當有也

毛詩紬義卷二

嘉應李黼平繡子著

邶

譜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于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于衛使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閔二年左氏傳共滕杜預註共及滕衛別邑漢書地理志共縣故國北山淇水所出孟康曰共伯入爲三公者蓋其地逼近衛都故先爲國而後并于衛也古共城卽今河南衛輝府之輝縣治據此鄭言子孫稍并邶鄘當亦如之惟云三國並建究難據信

邶鄘之民既遷洛邑復以六族分魯其餘以封康叔  
于河淇間書傳亦言以三監之民國康叔衛既建國  
邶鄘不假立君當別立他小國如共凡之類而康叔  
爲之長耳定四年左氏傳祝鮀論衛始封云武父以  
南及圃田之北境準驗地勢武父爲今直隸大名府  
之東明圃田爲今河南開封府之中牟東明迤西南  
而得中牟中牟與河北之衛輝府汲縣相直邶城在  
汲縣縣西南爲新鄉鄘城在焉當日封畛土畧止言  
朝歌東及西南之衛地可知並無邶鄘卽以詩言衛  
有淇澳而邶曰亦流于淇鄘曰送我乎淇之上矣邶

曰在浚之下鄘曰在浚之野邶曰土國城漕思須與  
漕鄘曰言至于漕書酒誥誥康叔曰妹邦曰妹土而  
沫實見鄘風如三國並建詩人自歌土風同一地名  
不得分屬三國或分二國且邶鄘在河北漕在河南  
爲今之滑縣地尤非邶鄘之所得言邶擊鼓毛傳漕  
衛邑也凱風傳浚衛邑也泉水傳須漕衛邑也鄘桑  
中傳沫衛邑干旄傳浚衛邑載馳傳漕衛東邑二風  
所有地名毛皆以爲衛邑以是知實無邶鄘詩特存  
舊號以二邦之民已徙于衛其爲邶人在衛者所作  
卽屬邶風爲鄘人在衛者所作卽屬鄘風載馳許穆



夫人作得屬鄘者或鄘人仕衛聘使于許而得之故以屬鄘二邦之民既入于衛卽爲衛民復別之者殷民遷洛尙曰庶殷共勝既爲衛邑尙別之爲共勝之民亦此類也邶鄘非國本三監之始比于諸侯太師編詩亦從而國之或據地理志盡以其地封弟康叔又引季札聞歌邶鄘衛言康叔武公之德以証之非事實也

柏舟

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傳曰隱痛也正義謂如有痛疾之憂是也按隱當作殷文選阮籍詠懷詩云感物懷殷

憂李善註引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殷與慇同  
爾正殷殷憂也邢疏引小雅正月憂心慇慇傳云慇  
慇然痛也說文慇云痛也从心殷聲殷其雷釋文殷  
音隱隱與殷同

微我無酒以敖以遊傳云非我無酒可以敖遊忘憂也  
文選陶靖節襍詩云泛此忘憂物李善註引毛傳曰  
非我無酒可以忘憂也無敖遊二字

亦有兄弟不可以據傳據依也兄弟二字無傳下逢彼  
之怒傳云彼彼兄弟如傳則經兄弟指人君言箋云  
兄弟至親當相據依言亦有不相據依以爲如是者

希耳如箋言則經之兄弟指他人言正義述經傳箋  
不別非也

綠衣

綠衣黃裳箋婦人之服不殊衣裳上下同色正義述經  
云鄭以婦人之服不殊裳祿衣當以黑爲裳又述箋  
云言不殊裳者謂衣裳連連則色同故云同色也定  
本集註皆云不殊衣裳凡正義引定本集註云云者  
皆與見行本異今正義述經述箋兩言不殊裳則今  
本箋云不殊衣裳不得有衣字校書者誤據定本集  
註竄入也

燕燕

燕燕于飛傳燕燕𪚩也正義引爾正釋鳥云嵩周燕燕  
𪚩孫炎曰別三名舍人曰嵩周名燕燕又名𪚩郭璞  
曰一名元鳥齊人呼𪚩按郭爾正本燕燕註曰詩云  
燕燕于飛一名元鳥齊人呼𪚩是郭本依詩傳讀燕  
燕邢疏云孫炎舍人以嵩周燕燕𪚩鳥一物三名郭  
所不取可証也正義釋傳據孫炎舍人則讀嵩周燕  
句燕𪚩句蓋依說文說文云嵩周燕也與孫炎舍人  
說合然不可以釋傳之燕燕故又引漢童謠燕燕尾  
涎涎以釋之何如徑依郭本爾正乎

遠于將之傳將行也上章遠送于野傳云郊外曰野此言自野而行將卽楚說文行兒下章遠送于南傳云陳在衛南言欲送至于陳也傳意層次分明此章箋云將亦送也以上下俱言送此章不得獨別傳箋異矣正義都不言疏也

遠送于南釋文云南如字沈云協句宜乃林反今謂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按書大傳曰南任也說文云南艸至南方有枝任也南與任音義同不煩協句沈音乃林反非也

其心塞淵傳云塞瘞淵深也釋文塞瘞於例反崔集註

本作實正義述經曰其心誠實而深遠也又曰定本云塞瘞也俗本塞實也如正義說正依俗本作實今本校書者依定本集註改之也塞說文作蹇云實也从心塞省聲虞書曰剛而塞與正義本毛傳同

戴媽之歸不知的在何年春秋桓四年二月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杜註戊申三月十七日周三月爲今正月于時新經國亂州吁暴戾諒未得歸其年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而宣公立明年夏四月葬桓公四月爲今二月或葬後之月歸爲今三月正春燕辭巢之候詩所謂燕燕往飛矣子死身歸含哀自抑猶以

先君之思上勉女君溫惠淑慎千載讀詩如見之也

日月

序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于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釋文云以至困窮之詩也舊本皆爾俗本或作以至困窮而作是詩也誤正義曰俗本作以致困窮之詩者誤也陸孔各執一詞義皆可通然正義述經曰我夫人以詩爲國人所作也若云傷已不見答于先君以至困窮而作是詩則爲莊姜自作矣陸說近是

胡能有定傳云胡何定止也傳訓定爲止蓋謂莊公其

接及我者不如故處如此則何能有所止乎皆由會  
不我顧也四章皆言無有所止州吁之難當時先有  
以見之矣正義述之謂于衆事何能有定非毛意也  
箋云曾不顧念我之言是其所以不能定完也則讀  
爲安定之定正義云謂莊公不能定完者隱三年左  
傳曰公子州吁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曰將立  
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是公有欲立州  
吁之意故杜預云完雖爲莊姜子然太子之位未定  
是完不爲太子也如正義說鄭以不爲太子卽是不  
能定完亦非箋意據史記陳女女弟生完莊公命夫



人齊女子之已立爲太子卽如左傳莊姜以爲己子亦足明其爲嫡夫人之子石碯云云特故激莊公非謂莊公眞欲立州吁爲太子也當年莊公死桓公安然繼立其位不可謂不定箋意蓋謂莊公不答莊姜而州吁好兵寵而弗禁不能教以義方雖桓公立十六年終致篡弑之禍以是爲不能定完耳傳箋釋定字不同而推原禍本由于莊姜之不見答于莊公則皆與序說合

終風

惠然肯來傳云言時有順心也莫往莫來悠悠我思傳

云人無子道以來事已已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州  
吁弑逆自立當時入見莊姜卽是有順心惟謔浪笑  
傲則無子道來事莊姜亦不得以母道往加故悠悠  
然思下章則願以母道往加奄眚而不行也正義乃  
謂州吁之暴非有順心肯來又謂莫往莫來母子恩  
絕失傳意矣

願言則嚏傳嚏眚也箋云嚏讀當爲不敢嚏咳之嚏按  
經文當作奄字說文奄云眚不行也从𠂔引而止之  
也𠂔者如𠂔馬之鼻从止與牽同意爾正眚眚也釋  
文引說文云眚眚足不行與躓同說文躓眚也眚眚

也互相訓而躡字下引詩載躡其尾則躡躡字同故訓躡也惟經文作蹇故箋云當讀爲蹇如作蹇鄭不必改字矣今汲古閣本經文傳箋俱作蹇誤王肅述毛云願以母道往加之我則蹇蹇而不行卽從上傳看出深得毛意

擊鼓

序箋云伐鄭在魯隱四年按州吁于四年三月弑君是年夏經書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春秋經書人者左氏傳往往表其將帥是年傳亦依經書人非此詩孰知有孫子仲哉又左傳稱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

還而此詩喪馬求林離散濶洵之狀千載如見蓋詩  
爲從軍之士所作左氏生二百年後蒐綴散亡以成  
紀載固宜其事多失實目見之與耳聞異也正義據  
左氏以爲是役不戰特以民不得用雖未對敵亦有  
離心夫于嗟濶遠不相生活不戰而何遽至是乎

與子成說傳說數也王肅云言國人室家之志欲相與  
从生至死契濶勤苦而不相離相與成男女之數正  
義駁之別述毛云共處契濶勤苦之中親莫是過當  
與子危難相救成其軍伍之數按釋文云說音悅數  
色主反說文云說說釋也數計也而門部閱字註云

具數于門中也从門說省聲具數二字卽釋門中說字是說訓說釋亦訓數具數猶成說也毛意言死生勤苦之情與子具數惟願執子之手俱得生存以至于老耳若云成男女之數軍伍之數乃是去聲王固失之孔亦未爲得也

于嗟洵兮傳云洵遠也釋文洵呼縣反本或作詢誤也詢音荀洵之訓遠正義不言爾正洵均也龔也又釋水澗爲洵說文洵過中水也字林曰澗水也玉篇依說文俱無去聲一讀廣韻去聲亦不收洵字疑詩非洵字也大雅桑柔其下侯甸毛傳云陰均也與爾正

洵訓合是毛以旬同于洵旬本从目作旬說文旬徐音黃絢切惟旬訓目搖也音同義異論語素以爲絢釋文音呼縣反玉篇云絢遠也釋文云洵韓詩作匱匱亦遠也說文匱徐音朽正切玉篇匱詡政霍見二切云深遠也霍見呼縣二切一也匱與絢音義皆同故毛爲絢韓爲匱然則洵字當作絢釋文原本應云呼縣切本或作洵誤也洵音荀今本釋文校書者依經誤改耳

### 凱風

在浚之下傳云浚衛邑也正義曰干旄云在浚之都傳

日下邑曰都是衛邑也按毛邶鄘不分故此與干旄俱言衛邑如正義則以此詩所指是干旄之浚不思干旄爲鄘國耶餘見前

睨睨黃鳥載好其音箋云睨睨以喻顏色悅也好其音者興其詞令順也以言七子不能如也箋義當矣昌黎贈張籍云喜氣排冬溫逼耳鳴睨睨或據以謂唐人說此詩亦有以睨睨爲黃鳥之聲者非也綿蠻黃鳥韓詩註云文貌王元長曲水序云亂新聲于綿羽非以綿蠻爲聲昌黎祖其意亦謂逼耳鳴黃鳥非以睨睨爲聲也

## 雄雉

序云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正義謂上二章男曠之詞下二章女怨之詞望箋而爲說也今按我之懷矣自貽伊阻箋云懷安也我安其朝而不去今從軍旅久役不得歸此自遺以是患難懷字毛無傳終風傳云懷傷也此亦當訓傷傳訓阻爲難釋文乃旦反是患難之難宣公卽位之初以燕師伐鄭爲鄭所敗隱十年又與宋蔡伐戴不和而敗傳言雄雉見雌雉鼓其翼泄泄然宣公之行如是我之見軍旅數起甚



傷矣亦君自貽此喪敗之難耳此章蓋言軍旅數起也次章展矣君子箋云誠矣君子愬于君子也正義謂以君之行愬于君子也毛惟訓展爲誠君子當指大夫言宣公之行如是誠矣此行役之君子實勞我心也此章蓋言大夫久役也三章道之云遠曷云能來經文自明蓋言男女怨曠也四章傳惟解枝臧二字云枝害臧善也當指在位者言百爾君子豈不知德行乎不疾害不求備卽無爲不善矣國人欲在位者告宣公以不枝不求乃無喪敗之難臧字正與阻字應此章蓋言國人患之作詩之意也傳意或當然

匏有苦葉

濟盈不濡軌正義辨軌當爲軌最爲詳核戴記少儀云  
祭左右軌范乃飲鄭註云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軌乃  
飲軌與軹于車同謂轆頭也軌與范聲同謂軾前也  
周禮輶人云軌前十尺而策半之鄭司農云軌謂軾  
前也書或作軌元謂軌是軌法也鄭于少儀輶人俱  
辨軌之非軌此傳云由輶以上爲軌箋云渡深水者  
必濡其軌不易傳者以傳言由輶以上足以明之小  
戎傳云陰掩軌也箋云掩軌在軾前垂輶上今傳云  
輶上自然是軌若爲車轍則傳當言輶下矣釋文云

軌舊龜美反謂車轆頭也依傳意宜音犯從鄭軌與軹俱爲轆頭之說也又云車轆頭所謂軹陸意以舊解謂軌爲轆頭非是當以軹爲轆頭也然則古者軌有三義車轍是其本訓又爲車轆頭鄭少儀註軌與軹于車同謂轆頭是也又爲車軾前鄭司農周禮註軌書或作軌及此經是也轍不可以言濡轆頭僅居輪之半亦不足以見水深此經字从軌而義讀軌軌猶濡乃見渡之深矣

雝雝鳴雁箋云雁者隨陽而處似婦人从夫正義曰此皆陰陽並言禹貢註云陽鳥鴻雁之屬隨陽氣南北

不言陰者以其彭蠡之澤近南恒暖鴻雁之屬避寒隨陽而往居之故經云陽鳥攸居註釋其名曰陽鳥之意故不言陰耳定本云鴈隨陽無陰字如正義言則箋本作隨陰陽而處今本乃校書者依定本改之也然箋云隨陽而處似婦人从夫則無陰字爲是

旭日始旦釋文云旭許玉反說文讀若好按爾正釋訓旭旭僑也邢疏云郭璞作好好是旭與好音義同今本說文云讀若勗勗與畜同戴記引詩先君之思以勗寡人作以畜寡人孟子曰畜君者好君也然則旭勗畜好四字並通毛傳云旭日始出謂大昕之時昏

禮用所說文云昕日將出也而此經云旭日始旦故  
毛以大昕釋之釋文引徐音許袁反則讀若暄說文  
無暄字廣韻註云暖也下經云迨冰未泮則是正月  
中後時漸向暖故云暖日徐蓋望冰泮句爲解也義  
亦通

雄雉序下箋云烝于夷姜之等此詩序下箋云夫人  
謂夷姜鄭據桓十六年左傳爲說序與傳未嘗言也  
正義于鄭引左傳必援某公某年傳文以釋之此兩  
箋獨否又伋者夷姜子二子乘舟正義亦畧而不及  
孔殆以左氏傳不足據也史記衛世家云初宣公愛

夫人夷姜夷姜生子伋以爲太子裴駟司馬禎張守  
節諸人亦未引左傳上烝事註之如史記夷姜乃宣  
公夫人而左氏言上烝者詩東山烝在栗薪鄭箋云  
烝塵也塵有久義言宣公之情恒久于夷姜納伋妻  
後乃易之左氏所謂烝亦卽史記所謂愛耳孔奉詔  
作疏以鄭爲主故述箋亦順言夷姜而于桓十六年  
上烝之事終未肯一置詞也至序與傳不斥夷姜亦  
當指宣公夫人言綠衣序云妾上僭燕燕序云送歸  
妾序于嫡妾之辨甚嚴若此序夫人是宣公庶母則  
是莊公之妾序豈得以夫人目之今云公與夫人竝

爲淫亂則是敵體之詞言夫人淫于他人而宣公亦娶伋妻是謂竝爲淫亂也毛傳云衛夫人有淫佚之志授人以色假人以詞不顧禮義之難至宣公有淫昏之行兩人字正指他人卽經所謂雉鳴求牡至宣公有淫昏之行正指納伋妻事蓋上二章刺夫人之淫後二章陳昏姻正禮刺宣公之淫也新臺傳云水所以潔污穢反于河上而爲淫昏之行與此傳相應毛意如此不得同鄭爲夷姜爲宣公上烝父妾也

谷風

序云衛人化其上淫于新昏而棄其舊室此必衛君有

淫新棄舊者民乃从而效之莊公不咎莊姜而已無  
新昏之事宣公要納伋妻是淫于新昏無棄舊室之  
事而序乃云衛人化之益可証匏有苦葉序公與夫  
人竝爲淫亂爲宣公夫人有夫人而娶子妻卽爲棄  
舊室也正義于匏有苦葉之夫人从箋作夷姜故于  
此序不言化其上者爲何公也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傳云涇渭相入而清濁異濁釋上  
句清釋下句說文湜水清底見也與毛傳合傳以涇  
喻新昏渭喻舊室言涇渭相入而濁者自濁清者自  
清猶新舊相并而惡者自惡善者自善柰何以新昏



之故而不潔用我也箋云涇水以有渭故見渭濁湜  
湜持正貌喻君子得新昏故謂已惡也已之持正守  
初如汙然不動搖箋以涇喻舊室渭喻新昏與傳迥  
殊正義以箋述毛誤也釋文云故見渭濁舊本如此  
一本渭作謂後人改耳正義云箋將述婦人之心故  
先述涇水之意涇水言以有渭故人見謂已濁猶婦  
人言以有新昏故人見謂已惡也又云定本涇水以  
有渭故見其濁如正義則箋中見渭正作見謂如定  
本則作見其二說俱明順釋文云云當是誤倒其字  
耳

不我能慙傳慙養也正義云徧檢諸本皆云慙養孫毓  
引傳云慙興非也釋文云慙許六反毛興也鄭驕也  
王肅養也說文起也如正義諸本皆作慙養何以釋  
文本乃作慙興又云養是王義則陸本孔亦未見陸  
博士陳時人厯隋至唐當據陳時詩本玉篇云慙丑  
六切恨也又許六切興也興字正用毛傳說文云慙  
起也與興義近不能作興我反以我爲讎與鄭驕義  
亦通也今本釋文興作與也誤

昔育恐育鞠傳育長鞠窮也上育字及下旣生旣育毛  
無別訓則皆訓長蓋言昔長育之時恐所有者至于

窮匱故及爾顛覆盡力皆指財業言也箋云昔育有稚也及與也昔幼稚之時恐至長老窮匱下既生既育箋云育謂長老也鄭以昔育爲幼稚育鞠既育爲長老皆易傳也正義以鄭義述毛恐非傳意

式微

序云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旄邱序云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正義曰狄者北夷之號此不斥其國宣十五年左右傳伯宗數赤狄潞氏之罪云奪黎氏地三也服虔曰黎侯之國此詩之作責衛宣公宣公以魯桓十二年卒至魯宣十五年百有餘歲卽此時

雖爲狄所逐後更復其國至宣公之世乃赤狄奪其地耳與此不同彼奪地是赤狄此唯言狄人追逐不必是赤狄也云云按宣十五年左右傳晉師滅赤狄潞氏云酈舒爲政而文七年狄侵魯傳云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酈舒且讓之然則赤狄之先卽狄卽旄邱序之狄也伯宗數酈舒之罪云奪黎氏地不云追逐其君是年秋晉侯治兵于稷以畧狄土立黎侯而還立者新立君之詞然則傳云黎氏地卽詩黎侯之故地也推尋事迹當日黎侯被逐東寓于衛狄亦旋去不能卽有其地迨魯宣三年分爲赤狄潞

氏最強鄆舒爲政乃始攘其故地而有之至宣十五年晉滅赤狄乃求黎氏子孫而立之耳詩之黎侯當日實未歸也狄于魯莊三十二年伐邢始見于經據此詩黎侯寓衛當衛宣之時則隱桓之世已有狄患賴詩序而知之矣

旄邱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傳言與仁義也箋云我君何以處于此乎必以衛有仁義之道故也鄭以與爲以明與毛異正義強而同之非也

狐裘蒙戎釋文云蒙如字徐武邦反戎如字徐如容反

又云徐此音是依左傳讀作厖茸按貌狀之詞音同者字通此詩徐仙民讀作厖茸而左傳釋文云厖莫江反又音蒙茸如容反又音戎是陸氏又讀左傳爲蒙戎正義引左傳及杜預註亦直作蒙戎不言字異豈左傳本亦有作蒙戎者與抑校刊註疏者誤寫與史記晉世家作蒙茸知字通也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傳瑣尾少好之兒流離鳥也少好長醜始而愉樂終以微弱正義釋傳云汝等今好而苟且爲樂不圖納我爾無德以治國家終必微弱也定本偷樂作愉樂如正義則傳本作偷樂故述毛用

苟且爲樂校書者據定本改之耳按山有樞他人是  
愉傳云愉樂也箋云愉讀曰偷則愉偷本通然毛以  
愉樂貼少好言今好而愉樂終必微弱如正義云今  
好而苟且爲樂則不詞矣作愉爲是釋文本亦作愉  
正義引陸璣疏流離梟也自關西謂梟爲流離其子  
適長大還食其母故張負云鵲鴉食母許慎云梟不  
孝鳥是也按說文鳥部鵲云鳥少美長醜爲鵲離从  
鳥畱聲木部梟云不孝鳥也日至捕梟磔之从鳥頭  
在木上初無梟卽鵲離之說爾正釋鳥云鳥少美長  
醜爲鵲鴉郭註曰鵲鴉猶畱離詩所謂畱離之子亦

不言是臯毛云好醜以貌言喻衛大夫有褻然尊盛之服而不能稱耳非言性有好醜也正義用陸疏恐非毛旨

簡兮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傳簡大也方四方也將行也以干羽爲萬舞用之宗廟山川故言于四方毛于碩人俛俛云碩人大德也俛俛容兒大也則首章簡大不指人言當爲大合樂之大言大兮大兮于祭四方山川行此干羽之大舞初學記引韓詩萬大舞也與毛義同正義云有大德之人兮大德之人兮祭山川之時



乃使之于四方行在萬舞之位卽以大德言非毛意也萬者舞之總名春秋宣八年經萬入去籥公羊傳曰籥者何籥舞萬者何干舞鄭依而用之故箋以萬舞爲干舞而左氏則不必然矣莊二十八年傳楚令尹子元欲壘文夫人爲館于其宮側而振萬焉昭二十五年傳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于季氏皆以萬爲舞宣八年經萬入去籥猶言舞入去籥耳萬是總名干羽得兼也正義引孫毓評以毛爲失故云萬舞并兼干羽則碩人故能籥舞也下二章論碩人之才藝無爲復言左手執籥右手秉翟也不知舞兼干

羽何止一人自可他人舞干碩人舞羽且多才多藝  
乃是鄭義毛無此意不足以相難也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正義曰言其能而已非碩人實爲  
之也何者此章主美其文德不論其在職之事孔以  
首章爲仕于伶官二章言多才多藝卒章言宜爲王  
臣故云然按毛萬舞兼干羽則籥翟身自執之箋云  
碩人多才多藝又能籥舞言文武道備鄭以干舞爲  
文籥舞爲武故言道備亦非虛擬之詞而孔云云兩  
失傳箋之意

泉水

𦵏彼泉水傳泉水始出𦵏然流也釋文云說文作𦵏云直視也按說文𦵏云直視也从目必聲讀若詩云泌彼泉水是說文作泌不作𦵏釋文誤也如說文引詩作泌知毛作傳時亦作泌衡門泌之洋洋傳云泌泉水也此經作泌故彼傳得引而釋之正義曰以此連云泉水知爲始出𦵏然流也是以衡門傳亦云泌泉水也如孔說則正義經本亦作泌故不言字異也今本作𦵏非說文泌字下云俠流也文選魏都賦溫泉𦵏涌而自浪李善註引說文曰泌水駛流也泌與𦵏同玉篇云水狹流廣韻入聲兩收一云泌節水流一

云水浹流去聲註則云流兒狹狹浹三字相近未知孰當選註引說文駛流駛卽快字毛以泌爲泉水訓洋洋爲廣大其流快疾可知今本說文狹流當依選註作駛流爲其與毛義合也

問我諸姑遂及伯姊正義曰我之嚮衛爲覲問諸姑伯姊而已豈爲犯禮也哉而止我也按下章箋云我還車疾至于衛而返于行無過差有何不可而止我因經言不瑕有害故云然此章方思問諸姑伯姊遽用下箋說之誤也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傳干言所適國郊也上章正義曰

下傳或兼干言所適國郊者一郊不得二地宿餞不得同處言衍字耳定本集註皆云干所適國郊如孔云云則作正義時經本傳無言字今本有言字當刪我思肥泉傳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泉與爾疋釋水合水經淇水篇註引犍爲舍人曰水異出流行合同曰肥與毛傳相反而酈氏从之以馬溝水出朝歌城北美溝水出朝歌西北大嶺下爲異出之証合流注淇水爲同流之証遂斷以爲肥泉如酈說肥泉注淇乃是首章泉水流淇爲女子出嫁諸侯之喻此章思泉思邑正以歸寧不得極寫懷思毛不指言何水鄭亦止

言自衛而來所渡水故思此而長歎毛鄭說當矣

北門

序北門刺仕不得志也正義曰謂衛君之闇不知士有才能不與厚祿使之困苦不得其志故刺之也又云言士者有德行之稱如孔說則序仕字當作士然經文傳箋及序下箋並無一言及士者不可解也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傳敦厚遺加也箋云敦猶投擲也正義曰箋以役事與之無所爲厚也且上云適我此亦宜爲之已之義故易傳以爲投擲于已也按傳所謂厚非厚意之厚言以役事重疊與之也上傳

三言集卷之二  
三  
埤厚也賦稅之事減彼益此且得言厚與此正同說  
文厚厚也从反音徐鍇曰高者進上也以進上之具  
反之于下則厚也此厚意之厚說文又云厚山陵之  
厚也从厚从厂培字下云培敦土田山川也據此則  
傳訓敦爲厚乃是培敦之意正義誤矣

北風

雨雪其雱說文雱乃旁之籀文旁云溥也文選雪賦註  
引作滂

其虛其邪旣亟只且傳虛虛也亟急也正義引爾正釋  
訓及孫炎說而斷之云然則虛徐者謙虛閑徐之義

故箋云威儀虛徐寬仁者也但傳質詁訓疊經文耳  
非訓虛爲徐如孔說則正義本傳文是虛徐也釋文  
云虛虛也一本作虛徐也孔據虛徐本爲正義故云  
非訓虛爲徐以釋文本例之毛傳原本當是虛虛也  
邪徐也毛亦非訓邪爲徐言邪徐一耳故箋申之云  
邪讀如徐釋訓云其虛其徐文選幽通賦云承靈訓  
其虛徐兮曹大家註引詩曰其虛其徐是漢以前詩  
有作徐者非止音義同字亦通也

### 靜女

序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不言爲何公之夫



言系言 卷二 二二  
人傳箋正義亦畧無一言及之向疑匏有苦葉夫人  
爲宣公嫡夫人此序云衛君無道夫人無德與彼序  
公與夫人竝爲淫亂詞意相同而詩在新臺之上宣  
姜未來則爲宣公嫡夫人無疑古者諸侯不再娶然  
魯惠公元妃孟子卒復娶宋武公女仲子爲夫人春  
秋之前已不能如禮衛之先世如莊公娶莊姜爲嫡  
夫人又娶于陳曰厲嬀則宣公再娶又何怪也特要  
子妻尤爲無道耳

彤管有煒說懌女美傳煒赤兒彤管以赤心正人也箋  
說懌當作說釋赤管煒煒然女史以之說釋妃妾之

德美之按傳赤心正人訓次句言此彤管煒煒然亦猶女史赤心正陳人之德而美之箋以傳人字不指靜女故以說釋妃妾之德申傳非易傳也正義云嘉善此彤管之狀有煒煒然而喜樂其能成女德之美因靜女能循彤管之法故又悅美彤管之能成靜女以經女美指靜女乃是王肅之義肅好與鄭異故云嘉彤管之煒煒然喜樂其成女美也不知說文無懌字心部新附字有之徐氏云經典通用釋然則懌字本當作釋王肅讀爲說懌而孔亦從之非也正義釋傳又云必以赤者欲使女史以赤心正人謂赤心事

夫人而正妃妾之次序也如正義麻言則赤心正人與說懌女美全相戾矣

新臺

序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詩一人作而言國人者春秋桓五年經書衛人立晉左氏傳衛人立晉衆也宣公國人所立至是躬爲淫昏之行民始失望矣序詩者本國人之意而衆著之其垂戒者深矣

蘧篠不鮮鮮字毛無傳箋云善也上傳云水所以潔污穢反于河上而爲淫昏之行毛意以河之絮喻得宜

公之不絜則鮮當爲鮮潔之鮮與鄭義近是以釋文云依鄭又音仙也正義用王肅少也之訓述之恐非毛意鮮有斯音說文雨部霽从雨鮮聲讀若斯小雅有兔斯首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是鮮可讀斯與上泚瀾協也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傳洒高峻也正義不釋洒之何以訓爲高峻爾正釋邱云望厓洒而高岸郭璞註曰厓水邊洒水深也視厓峻而水深者曰岸郭以洒爲水深非也爾正言洒而高則洒爲兒狀之詞夷上洒下亦然故傳訓爲高峻與爾正合釋文云洒七罪反韓

詩作灌云鮮兒音同說文灌深也潯新也徐音俱七  
罪切依說文韓詩之灌當作潯釋文殆以韓音讀毛  
說文玉篇廣韻洒俱無七罪反一音也洒當依爾正  
釋文蘇典反與浼殄協玉篇浼亡旦切

二子乘舟

願言思子中心養養傳願每也養養然憂不知所定箋  
云願念也念我思此二子心爲之憂養養然正義曰  
我國人傷之每有所言思此二子則中心爲之憂養  
養然不知所定按序言國人傷而思之傳訓願爲每  
衆詞也言字亦當如箋爲我蓋述國人之意言每我

思子則養養然憂不知所定定指衛事言也史記衛世家宣公卒太子朔立是爲惠公左右公子不平朔之立也惠公四年左右公子怨惠公之讒殺前太子伋乃作亂攻惠公立太子伋之弟黔牟爲君又云懿公之立也百姓大臣皆不服自懿公父惠公朔之讒殺太子伋代立至于懿公常欲敗之卒滅惠公之後而更立黔牟之弟昭伯頑之子申爲君是爲戴公又云初翟殺懿公也國人憐之思復立宣公前死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而代伋死者子壽又無子太子伋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黔牟嘗代惠公爲君八年

復去其二曰昭伯昭伯黔牟皆已前死故立昭伯子  
申爲戴公戴公卒復立其弟燬爲文公文公初立輕  
賦平罪身自勞與百姓同苦以收衛民云云此太史  
公備摹二子死後國人傷思之事蓋自桓十二年宣  
公卒衛人必欲立二子之後下逮閔二年垂四十年  
文公立而後定此詩述二子初死時事毛傳所謂養  
養然憂不知所定者也箋云爲之憂則爲二子憂而  
已正義謂鄭惟願言句爲異餘皆合而述之疏矣